



漢張仲景先師傷寒論原文卷十二

後學吳考槃編次

二五七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發飲水者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

二五六脈陽微而汗出少者為自和也汗出多者為太過陽脈寔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太為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鞭也

二五九脈浮而芤浮為陽芤為陰浮芤相搏胃氣生熱其陽則絕

二六〇跌陽脈浮而濡浮則胃氣強濡則小便數浮濡相搏大便則難其脾為約麻仁丸八八主之

二六一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二六二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

二六三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後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鞭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

二六四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鞭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鞭後必溲未定成鞭攻之必溲須小便利屎定鞭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

二六五傷寒六七日目目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熱者此為寔也急下之宜大承

氣湯。

二六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二七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二八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二九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為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尅賊名為負也。

三十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三一病人無表裏證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善飢。

至六七日不大便有瘀血也宜抵當湯。

二七若脈數不解而下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也。

二七傷寒發汗已身目俱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為不可下也於寒溼中求之。

二七四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

二七五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蘘皮湯八九主之。

二七六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軹赤小豆湯九十主之。

張仲景傷寒論合註卷十二

海門吳隱亭考樂編輯

辨陽明病脈症併治法下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發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

按金鑑曰但以法救之五字當是若小便不利方與上文小便數下文渴者之義相合此條病熱不急救

之文殊覺無謂必有遺誤王三陽亦云此處五苓散難用不然經文渴者之下當有闕文

成無己曰太陽病脈陽浮陰弱為邪在表今寸緩關浮尺弱邪氣漸傳裏則發熱汗出復惡寒者表未解也傳經之邪入裏裏不和者必嘔此不嘔但心下痞者醫下之早邪氣留於心下也如其不下者必漸不惡寒而渴太陽之邪轉屬陽明也若吐若下若發汗後小便數大便鞭者當與小承氣湯和之此不因吐下發汗後小便數大便鞭若是無滿意雖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候津液還入胃中小便數少大便必自出也渴欲飲水者少與之以潤胃氣但審邪氣所在以法救之如渴不止與五苓散是也

方中行曰以表證與脈在故知痞為誤下之所致以表除而作渴故知轉屬陽明十日無所苦者以津液編滲而致乾非熱結也以乾而渴故與水而宜五苓

喻嘉言曰寸緩關浮尺弱發熱汗出復惡寒純是太陽中風未罷之證設非誤下何得心下

痞結即如不悞下則心下亦不痞而太陽證必漸傳經乃至不惡寒而渴邪入陽明審矣然陽明津液既隨濕熱偏滲於小便則大腸失其潤而大便之鞭與腸中結熱自是不同所以旬日不更衣亦無所苦也以法救之去其濕熱救其津液言與水及用五苓即其法也按五苓利水者也能止渴而救津液者何也蓋胃中之邪熱既隨小水而滲下則利其小水而邪熱自消矣邪熱消則津回而渴止大便且自行矣正內經通因通用之法也本論云汗出多而渴者不宜用豬苓湯重驅津液此段乃有汗仍渴但汗出不至於多而渴亦因熱熾其津液方在欲耗未耗之界故與水而用五苓為合法也今世之用五苓者但至水穀注偏於大腸用之利水而止泄至於津液偏滲於小使用之消熱而回津者則罕故詳反之

周禹載曰如其未下則心下斷不痞然前此之惡寒者今已不惡寒矣前此之不嘔者且轉而為渴矣明明轉胃府之徵嘉言以為傳經者非也蓋邪雖入府大便或有不鞭者若大便便鞭則小便亦必少自然之言也今惟小便數故知大便必鞭亦正因小便數故知十日無所苦於此時欲商治之道入裏者既無可汗之法雖鞭者復無可攻之事仲景特設因勢利導之法乘其渴欲飲水之時少與之水添利其熱使邪熱從小便而出則熱不停留胃不燥結津回腸潤將不久而大便自行是五苓而先承氣之用矣明眼觀之神乎否乎

張隱菴曰此下凡八節皆言陽明胃家寔前四節論太陽陽明而歸於脾約後四節即論少陽陽明而歸於燥煩也太陽病寸尺緩弱而關脈浮則病在心胸其人發熱汗出者陽明也復

惡寒不嘔者太陽也太陽之氣從胸出入心下者胸之部也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和氣內陷於胸故心下痞也如其不下者則和不內陷病人不惡寒則和去太陽渴則屬於陽明故曰此轉屬陽明而為太陽陽明也夫病屬陽明胃家則是小便頻數則津液下泄故大便必艱此寔在腸胃雖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夫古人大便必更衣登廁若津液不行而渴欲飲水者須少少與之以滋陰液但以法救之也或滋其燥渴或行其津液夫五苓散既行津液復滋燥渴故又曰渴者宜五苓散

程郊倩曰病在太陽得寸緩關浮尺弱之脈不為不如經也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表證現在不甚有關於裏也此而心下痞得之誤下太陽中自有成法可無議也至如因誤下而成考之外證復不惡寒而渴其為轉屬陽明無疑矣陽明而見寸緩關浮尺弱則為不及之診不及則小便數小便數則大便必艱艱因津液徧滲所致非有寔和在胃雖不更衣十日總無熱攻腸胃或滿或堅之苦唯是津液不能上朝渴欲飲水但於與水間救之以法耳法則何不可不與不可多與也與後復渴者水停故也則五苓散又不在于陽明經例所以然者寸緩關浮尺弱在太陽為如經在陽明則為不及也

舒馳遠曰此條首段可與桂枝湯迥轉屬陽明可與白虎加人參湯不需承氣者以其胃尚未寔也至十日不更衣可以勿藥候其津回渴止大便亦自行矣未句渴者宜五苓散有悞李繼文曰此條似有闕文大約言病勢未定審證未明只宜不服藥安以俟之見確有可攷

名家合言傳奧論 卷十一  
然後用葯。渴宜五苓舉一端以例餘也。

唐容川曰：浮緩而弱是中風脈。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是中風證。又不嘔，則胃中無病。而但見心下痞，是痞不在胃中，乃在膈膜中，即太陽篇之瀉心證也。此因風證當用桂枝湯，而反下之太早，邪陷於膈膜，所致不得以其痞滿而誤認為陽明胃家之實也。如其不因下而痞滿，又不惡寒，則無太陽之風證。且但口渴，現出陽明之燥證。此乃轉屬陽明胃中之裏熱矣。此為上段是辨胃與膈致痞各異也。下段又是為大便秘致辨。言陽明大腸燥熱，因大便秘，亦有不關大腸之燥者。蓋凡膀胱中小便數，水行太多，無復灌溉腸中，則大便必艱，頗似大腸燥結之症。但大腸燥渴，久不更衣，必有潮熱滿結之苦矣。今係膀胱中小便數，水去多，以致便秘，雖不更衣十日之久，而亦無潮熱滿急之苦矣。水不流則津不升，渴欲飲水者，宜少少與之。此但當以膀胱化氣法救之。有如渴者，氣不化津也。宜五苓散化氣化水，以升津液。則自然更衣。幸勿誤用承氣等法。此為下段是辨大腸與膀胱致艱不同也。此等層折交通之故，則知者少矣。

脈陽微而汗出少者，為自和也。汗出多者，為太過。

成無己曰：脈陽微者，邪氣少。汗出少者，為適當。故自和。汗出多者，反損正氣。是汗出太過。

方中行曰：微以中風之緩言。中風本自汗，故言出少為自和。和對太過言。謂未至太過耳。非直謂平和太過者，以其失於不治與凡治之不對致出汗不已者言也。

陽脈寔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為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鞭也

成無己曰陽脈寔者表執甚也因發寒熱乘虛為津液外泄致汗出太過汗出多者亡其陽陽絕於裏腸胃乾燥大便因鞭也

方中行曰寔以傷寒之緊言傷寒本無汗故曰因發其汗發而出之過多則與自出過多同一致故曰亦為太過自此以下乃總結上文以申其義陽絕即亡陽蓋汗者血之液血為陰陰主靜本不自出所以出者陽氣之動鼓之也故汗多則陽絕豈惟陽絕亡津液即亡陰也讀者最宜究識

喻嘉言曰陽微者中風之脈陽微緩者陽寔者傷寒之脈陽緊寔也陽絕即亡津液之互辭仲景每與亡津液者名無陽玩本文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鞭甚明傷寒發太陽經膀胱之汗即當顧慮陽氣以膀胱主之化故也發陽明胃經之汗即當顧慮陰津以胃中藏津液故也所以陽明多有熱越之證謂胃中津液隨熱而盡越於外汗出不止耳然則陽明證不論中風傷寒脈微脈寔汗出少而和將自解汗出多則陰津易致竭絕業醫者可不謹持其柄而用重劑發汗以劫人之津液耶

張隱菴曰此言汗少為陰陽自和汗多則陽盛陰虛故為太過陽絕於裏者以陰液外亡表陽內陷如絕於裏而不行於外者孰是以土炎燥而大便因鞭也

尤在涇曰脈陽微者諸陽脈微即正之虛也故汗出少者邪適去而正不傷為自和汗出多



名家言... 卷十一  
者邪雖却而正亦衰為太過也陽脈寔者邪之寔也然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為其津亡於外而陽絕於裏也夫陽為津液之源津液為陽之根汗出過多津液竭矣陽氣雖存根本則離故曰陽絕陽絕津亡大便焉得不艱矣

黃坤載曰脈陽微而汗出少是陽不亢而津未耗故為自和陽脈寔而汗出多是陽既亢而津又泄故為太過陽絕於裏者極盛而無其匹也

章虛谷曰陽脈微者浮按微弱則表邪已去汗出少則內熱已輕故為自和如脈既微弱而汗出多則表熱盛為發表太過矣或其陽脈寔是有表邪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用藥太過也津為陽液為陰皆胃中水穀之氣所化發汗太過而胃陽不能接續為陽絕於裏亡其津液則腸胃枯燥大便因艱也

脈浮而孔浮為陽孔為陰浮孔相搏胃氣生熱其陽則絕

成無己曰浮孔相搏陰陽不諧胃氣獨治鬱而生熱消燂津液其陽則絕

趙以德曰胃中陽熱亢甚脾無陰氣以和之孤陽無偶不至燔灼竭絕不止耳

方中行曰浮為氣上行故曰陽孔為血內攝故曰陰胃中生熱者陰不足以和陽津液乾而成枯燥也陽絕即亡陽之互辭

張隱菴曰此承上文陽絕於裏而復假浮孔之脈以申明之浮為陽者太陽之氣外浮也孔為陰者陽明津液內虛也浮孔相搏則太陽之邪而入於陽明本篇云陽明居中土萬物所

歸故胃氣生熱其表陽則絕於裏而不能外出是以內亡津液大便因艱而胃氣生熱也

程郊倩曰浮孔為亡血則精診中空故也茲以有陽無陰而見空治以通陽以瀉火火瀉則陰生而精填與上條脈寔大便艱者異看

跌陽脈浮而瀉浮則胃氣強瀉則小便數浮瀉相搏大便則難其脾為約麻仁丸主之按舒馳

條非仲景原文首條云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觀條中諸證並無太陽徵驗何謂太陽陽明乃由叔和不能得其真也

成無己曰跌陽者脾胃之脈診浮為陽知胃氣強瀉為陰知脾為約約者儉約之約又約束之約內經曰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是脾主為脾行其津液者也今胃強脾弱約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輸膀胱致小便數大便難與脾約丸通腸潤燥

方中行曰跌陽胃脈也其脈在足趺上動脈處去陷谷三寸又曰衝陽一名會元浮為盛陽故主胃強瀉為陰虛故小便數約約束也胃為脾之合脾主為胃以行其津液胃強則脾弱脾弱則不能為胃行其津液以四布使其得以偏滲於膀胱為小便數大便乾而胃寔猶之反被胃家之約束而受其制故曰其脾為約也麻子杏仁能潤乾燥之堅枳寔厚朴能導固結之滯芍藥斂液以輔潤大黃推陳以致新脾雖為約此之疏矣

喻嘉言曰脾人問脾約一證胃強脾弱脾不為胃行其津液如懦夫甘受悍妻之約束甯不為家之素乎曰何以見之曰仲景云跌傷脈浮而瀉浮則胃氣強瀉則小便數浮瀉相搏大

便為難。其脾為約，以是知胃強脾弱也。余曰：脾弱當即補矣，何為方中反用大黃枳實厚朴乎？子輩曰：聆師說而服，竒從前相仍之陋，甚非所望也。仲景說胃強原未說脾弱，況其所謂胃強者，正因脾之強而強，蓋約者省約也。脾氣過強，將三五日胃中所受之穀，省約為一二彈丸而出，全是脾土過燥，致令傷胃中之津液，日漸乾枯，所以大便為難也。設脾氣弱，即當泄，豈有反難之理乎？相傳為脾約不能約束胃中之水，何反能約束胃中之穀耶？在陽明例中，凡宜攻下者，惟恐邪未入胃，大便弗鞭，又恐初鞭後溇，不可妄攻。若欲攻之，先與小承氣試其轉矢，氣方可攻，皆是慮夫脾氣之弱，故爾躊躇也。若夫脾約一證，在太陽已即當下矣，更何待陽明耶？子輩傳會前人以脾約為脾弱，將指吳起之殺妻者為懦夫乎？有悖聖言矣。又問曰：今乃知脾約之解矣，觸類而推，太陽陽明之脾約與少陽陽明之胃中燥煩，是大便難者，同是一證，此其所以俱可攻下耶？余曰：是未可觸類言也。因難之曰：邪熱自太陽而陽明，而少陽為日既久，燥其津液，大便固當難矣。其在太陽方便之始，邪未入胃，何得津液，即便消耗而大腸燥結耶？且太陽表邪未盡，又何不俟傳經，即急急潤下，而犯太陽之禁耶？門人不能對，因誨之曰：脾約一證，乃是未病外感之先，其人素慣脾約，三五日大便一次者，及至感受風寒，即邪未入胃，而胃已先寔，所以邪至陽明不患胃之不寔，但患無津液以奉其和，立至枯槁耳。仲景大變太陽禁下之例，而另立麻仁丸一方以潤下之，不比一時暫結者，可用湯藥瀉滌之也。倘遇素成脾約之人，亦必經盡方下，百無一生矣。故因子而暢發之。

按孫廣從曰脾約一症命名不合既屬太陽陽明即當名胃約脾屬太陰非陽明也喻氏曰胃強者因脾氣之強而強特為周旋脾約之名也仲景但言浮則胃氣強此千古一大疑竇也

周禹載曰跌陽胃脈也胃氣強則浮陰氣弱則瀯下焦虛寒小便必數故浮瀯相搏必致氣有餘而血不足更兼外邪則強者益強而虛者益虛所以不俟歸府而大便已鞭也其脾為約知其約較勝於平日矣此仲景特立麻仁丸為預下一法以存胃家之津液也

舒馳遠曰此言素稟陽臟三五日一次大便結燥異常之人初病太陽經證即不可發汗謂其人腸胃乾涸津液衰乏營衛失潤腠理枯澹安能得汗耶故必去其裏燥通其大便使結去津回腠理宣通營衛和潤乃得自汗而解不知此義者只據外感便投麻桂等葯徒令津愈虧而執愈結汗與大便愈不可得表裏閉固內火加熾立竭其陰而死矣

唐容川曰此三節皆言脾約證而所因各有不同也首節言汗出多者亡津液則陽氣絕孤在裏薰灼脾之膏油而膏油枯縮不能注潤於腸中則大便難次節是言浮為陽氣元氣為陰血虛其胃陽遂與脾陰相絕而脾之膏油被胃熱灼亦枯縮矣此節又言若不出汗不血虛而為小便數則津又從小便瀉去膜中不潤被胃熱灼枯其膏則脾油亦縮而為脾約不大便也脾脂膏油約為枯縮故以麻仁丸瀉熱潤燥

### 麻仁丸方

麻仁二升

芍藥半斤

枳實半斤

大黃一斤

厚朴一尺炙去皮

杏仁一升熬別作脂

舒馳遠日方中所用大黃枳寔則當矣於中芍藥酸收厚朴辛溫非所宜也麻仁杏仁用以潤燥不若黑芝麻核桃肉阿膠生地功效較勝

右六味為末煉蜜為丸桐子大飲服十九日三服漸加以知為度

成無己曰麻仁味甘平杏仁味甘溫內經曰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麻仁杏仁潤物也本草曰潤可去枯脾胃乾燥必以甘潤之物為之主是以麻仁為君杏仁為臣枳寔味苦寒厚朴味苦溫潤躁者必以甘甘以潤之破結者必以苦苦以泄之枳寔厚朴為佐以散脾之結芍藥味酸微寒大黃味苦寒酸苦湧泄為陰芍藥大黃為使以下脾之結燥腸潤結化津液還入胃中則大便利小便少而愈矣

周禹載曰丸者緩也和未歸府何取緩下蓋脾約之人素係血燥平日無病或二日三日而始大便倘至熱邪歸胃消燠津液豈復易出耶仲景不得已立麻仁丸一方於邪未入府之前先用麻仁之油滑杏仁之潤降蓋於肺與大腸相表裏也兼以芍藥養血大黃枳寔厚朴佐其破滯使之預行庶幾熱入不至於大結津液不至於盡耗耳可見聖人立法無非審惜元氣相機以行者也奈何學者拘執成方致犯虛虛之戒甚至早先輕下徒傷胃家之液乎柯韻伯曰土為萬物之母者以其得和平之氣也濕土不能生草木然稻藕菱芡等物亦有宜於水者若燥土堅韃無水以和之即不毛之地矣凡胃家之寔多因於陽明之熱結而亦有因太陰之不開者是脾不能為胃行其津液故名為脾約也承氣諸劑只能清胃不能扶

脾如病在倉卒胃陽寔而脾陰不虛用之則胃氣通而大便之開闔如故若無惡熱自汗煩躁腹滿讖語潮熱等症飲食小便如常而大便尚自堅韌或數日不行或出之不利是謂之孤陽獨行此太陰之病不開而穢汗之不去乃平素之蓄積使然也漫而不使則飲食不能為肌肉必至消瘦而死然府病為客藏病為主治客須急治主須緩病在大陰不可蕩滌以取效必久服而始和蓋陰無驟補之法亦無驟攻之法故取麻仁之甘平入脾潤而多脂者為君杏仁之降氣利竅大黃之走而不守者為臣芍藥之滋陰斂液與枳朴之消導除積為佐煉蜜為丸少服而漸加焉以和為度此調脾承氣推陳致新之和劑也使脾胃更虛更寔而受盛傳道之官各得其職津液相成精血相生神氣以清內外安和形體不敝矣

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成無己曰蒸蒸者如熟薰蒸言甚熱也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則表邪已罷蒸蒸發熱胃熱為甚與調胃承氣湯下胃熱

方中行曰此堅言陽明發熱之大旨三日舉大綱言也蒸蒸熱氣上行貌言熱自內騰達於外猶蒸炊然故曰屬胃也調胃和陽明之正也

張隱菴曰本篇云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寔大便難是也太陽病三日當少陽主氣之期發汗則津液外泄不解則熱邪內入蒸蒸發熱者陽明水穀之熱外現病于中土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夫轉屬陽明者轉屬陽明之氣化屬胃者屬於胃府之有

形

程郊倩曰太陽病三日經期尚未深也何以發汗不解便屬胃蓋以胃燥素盛故他表證雖罷而汗與熱不解也第微熱如炊籠蒸蒸而盛則知其汗必連綿澀澀而來此已大便已鞅之微故曰屬胃也熱雖聚於胃而未見潮熱讖語等證主以調胃承氣湯者於下法內從乎中治以其為日未深故也

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

按舒馳速曰此證乃吐傷上焦清腸之氣不能宣化而濁陰自化而腹滿自消豈可復用下法以重傷其正戕害其生乎是必後人之誤

成無己曰內經曰諸脹腹大皆屬於熱熱在上焦則吐吐後不解復腹脹滿者邪熱入胃也與調胃承氣湯下其胃熱

喻嘉言曰吐後而腹脹滿則邪不在胸為裏寔可知然但脹滿而不痛自不宜用急下之法少與調胃可耳此亦和法非下法也

程郊倩曰吐傷津液燥氣不能下達遂成土鬱是以腹脹滿用調胃承氣一奪其鬱可耳

尤在涇曰吐後腹脹滿者邪氣不從吐而外散反因吐而內陷也然脹形已具自必攻之使去而吐後氣傷又不可以大下故亦宜甘草硝黃調之設遇庸工見其脹滿必以枳朴為急矣陳脩園曰傷寒吐後則上脘之邪已去而腹仍脹腹者乃中下之寔邪未解也宜與調胃承氣湯主之

大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鞭也小承氣湯和之愈

成無己曰吐下發汗皆損津液表邪乘虛傳裏大煩者邪在表也微煩者邪入裡也小便數大便因鞭者其脾為約也小承氣湯和之愈

張隱菴曰此言吐下發汗則少陽三焦不和故微煩而小便數因轉屬於胃而大便鞭為少陽陽明也本論中凡言小便數有煩數短數二意學者隨所宜而屬解焉

程郊倩曰吐下汗後而見煩證微之於大便是因非虛煩者比然煩既微而小便數當由胃家失潤燥氣客之使然胃難寬非大是也以小承氣湯取其和也非大攻也

周禹載曰傷寒為治總不離乎汗吐下三法也治之得其道則病除苟不得其當則汗下不為病解反致傷其津液循次而歸於胃府微煩是其候也和既歸府小便數者大便自鞭非小承氣和之熱何從去乎然少陽陽明自無潮熱反鞭痛手足汗出等證故無取乎大承氣而正恐早犯少陽之大戒也因思本文內若下二字乃指五苓說不然下之當應解下之不當變證且不一矣又何能仍屬胃府也耶

柯韵伯曰此太陽之壞病轉屬陽明也微煩小便數大便尚不當鞭因妄治亡津液而鞭也用小承氣和之潤其燥也此見小承氣亦和劑不是下劑

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鞭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鞭後必溏未定



成鞭攻之必溲瀕小便利尿定鞭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

按舒馳達曰此條並無陽明胃寔見證何不當下而又下即其後但據屎

定鞭三字即大承氣湯吾不敢從仲景當大如是之孟浪者也

成無己曰鍼經曰脈軟者病將下弱為陰脈當責邪在裏得病二三日脈弱是日數雖淺而邪氣已入裏也無太陽證為表證已罷無柴胡證為無半表半裡之證瀕瀕心下鞭者邪氣內甚也胃寔熱感則不能食胃虛熱甚至四五日雖能食亦當與小承氣湯微和之至六日則執甚與大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多者為津液內竭大便必鞭則可下之小便少者則胃中水穀不別必初鞭後溲雖不能食為胃寔以小便少則未定成鞭亦不可攻瀕小便利尿定鞭乃可攻之

方中行曰太陽不言瀉以有麻黃桂枝之不同也柴胡不言證以專少陽也凡似此為文者皆互發也以無太少故知諸證屬陽明以脈弱故宜微和至六日已下歷叙可攻不可攻之節度

喻嘉言曰此段之能食不能食全與辨風寒強弱無法言能食者不可以為胃強而輕下不能食者不可以為胃中有燥屎而輕下也

張隱菴曰此言得病二三日胃中燥煩寔而終少陽陽明之意也得病二三日者二日陽明三日少陽脈弱者陽明血氣內虛也無太陽柴胡證者言病屬少陽陽明而無太陽表邪內入之柴胡證也煩燥者即胃中躁煩寔之謂也心下鞭者三焦中土之氣不和也至四五日